

太平御覽

七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一

禮儀部十

廟

神主

宗廟

易萃卦曰王假有廟

假至也王以聚至有廟也

又渙卦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尚書逸篇曰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天子立七廟有德之主則為祖宗其

廟不毀故可觀德

毛詩文王綿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家室其繩則直

縮板以載作廟翼翼

又閼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又清廟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

文王焉

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

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於穆清廟肅雝立宮室家貌爲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於數辭也穆肅敬也相助也箋云顯光也見也於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

周禮春官上曰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禮記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

又曲禮曰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

又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又禮器曰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

又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

又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反玷出尊崇

坳康珪䟽屏天子廟飾也

山節刻樟楹為山也藻梲謂條

壁材也刮摩也鄉廟屬謂夾戶牖也每室為一牖為四達反玷反爵之玷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為好既獻反爵其上禮君尊於兩楹之間也嵩高也康讀為元龍之元屏謂之樹今恩也刻之為雲氣虫獸如今闔上為之

又雜記曰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純衣

雍人舉羊外屋中屋南面剖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

用雞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猷豚

宗廟名器謂罍彝之屬

又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祫壇墠而

祭之乃為親䟽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

廟為祫有二祫享嘗乃止去祫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

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
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
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
鬼大夫立三廟二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
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
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
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
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
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
上意也封士曰壇除地
曰墀書曰三壇同墀

又中庸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
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
子孫保之

又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

祭之

左傳桓公曰宋華父督已殺孔父而殺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非禮也

又桓公曰清廟茅屋

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

又僖上曰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又文公下曰太室之屋壞書不恭也

又成公三年曰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

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又襄二曰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

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

其廟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臨於廟是故魯為諸

姬臨於周廟

公羊傳文公曰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

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

穀梁傳成公曰新宮魯公三日哭新宮者禰宮也

禰父也成公之父宣

公之宮也

孝經曰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又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宗者尊也廟者鬼也先祖之尊鬼所居中宮何以爲人死精意

歸乎天形體不藏存之即存不存則土明先祖神死依人也

孝經援神契曰廟所以尊祖也

論語八佾曰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

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家語曰孔子在齊景公造焉左右白曰周使至言先王廟

災景公曰何王廟孔子曰此必釐王廟夫釐變文武之制

而作玄黃華麗之飾故天殃其廟焉有頃左右報所災者

釐王廟景公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又曰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猶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道也

史記曰秦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

應劭曰回中在安定

高平孟康注曰回中在北地作信宮渭南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廟

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

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

又曰高祖崩群臣皆曰高祖起細撥亂令郡諸侯各立高

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宮為高祖

原廟

徐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相高祖於原廟駟謂原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拜立故謂之原也

漢書曰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問往來數蹕煩民作複

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事自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

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

應劭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遊衣冠

子孫奈何乘

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

已作百姓皆知之後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

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嘗出遊離宮通曰古者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又曰文帝作顧城廟

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劭曰文帝自爲之制

度界狹若顧望而成故曰顧城賈誼曰身存而爲廟若尚書顧命也高祖廟曰原廟文帝廟曰排徊宣帝號樂遊元帝廟曰德陽武帝廟曰龍淵昭帝廟曰排徊宣帝號樂遊元帝廟曰德

長壽成帝廟曰成陽

又曰梅福上書諫曰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出於戶所謂存人自立也

又曰宣帝即位尊孝武廟爲世宗所行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鴈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曰鶴

前赤後青神光又興於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鍾音房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

又曰王莽以宗廟未脩張邯說莽曰德盛者文縉宜崇其制度宣示海內宜令萬世之後無以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永光苞陽太臺諸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廟

帝王世紀曰漢景帝廟名德陽宣帝廟名長壽武帝廟名龍淵文帝廟名顧成昭帝廟名徘徊

東觀漢記曰中元元年十月甲申使司空馮魴告祠高祖廟呂太后不宜配食以薄太后配遷呂太后于園四時止祭

又曰永初六年皇太后入宗廟於世祖廟與皇帝交獻薦

如光烈皇后故事

又曰建初四年八月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九世祖廟坐位駁議示東平憲王蒼蒼上言文武宣元拾食高廟皆以后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哉來御從其祖武又曰不憊不忘率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

袁山松後漢書曰天子自雒陽遷都長安初長安遭赤眉亂宮室焚盡唯有高廟遂居之

漢雜事曰光武弃天下以再受命復漢祚更起廟稱世祖孝明臨崩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孝章不敢違是後遵奉藏世祖廟如孝明之禮而園陵皆自起寢孝明廟曰顯宗孝章曰肅宗是後踵前孝和為穆宗孝安曰敬宗孝順曰恭宗孝桓曰威宗今雒陽諸陵皆晦望二十四氣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

親陵一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天子以正月五月供畢後上原陵以次周遍公卿百官皆從四姓小侯諸家婦凡與先君有瓜葛者及諸侯王大夫郡國計吏匈奴朝者西國侍子皆會尚書官屬西除下在先帝神坐後大夫計吏皆當前下占其郡國穀價四方改異欲先帝鬼神具聞之也遂於親陵各賜計吏而遣之

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文皇帝廟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為魏太祖萬載不毀吳錄地理志曰會稽有禹廟始皇配食王朗為太守黜之王隱書曰太康十年太廟成遷神主于新廟賜王公以下至司馬督子弟官賜作廟者帛

帝王世紀曰漢景帝廟名德陽宣帝廟名長壽武帝廟名龍淵文帝廟名顯成昭帝廟名徘徊

漢晉陽秋曰武帝改營太廟南致荆山之木西採華山之石鑄銅柱十二塗以黃金鏤以百物填以丹青綴以珠玉晉書禮志曰武帝太始三年有司奏置七廟宜權立一廟群臣議上古清廟一宮周制七廟舜承堯禪受終文祖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故事

宋書禮志曰晉太始二年有司奏天子七廟宜如禮營建帝重其役設宜權立一廟於是群臣議奏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爲七廟以辯宗祧聖旨深弘遠跡
上世

後魏書曰武定六年二月將營齊獻武王廟議定室數形制兼度支尚書崔昂等議按禮諸侯五廟太祖親廟四今獻武王爲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在親廟不容立五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今宜四室二間兩頭一頰室厦頭

徘徊鴉尾又按禮圖諸侯廟止開南門而二王後附祭儀
注云執事者列於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明非一門獻武
禮數既隆備物殊等唯據今廟宜開四門內院南面開三
門餘及外院四面皆一門

齊書禮志曰世祖夢太皇宋氏諸帝嘗在大廟從我求食
可別爲吾祠上乃勅豫章王妃庾氏四時還青溪宮舊宅
處內舍堂奉祠二帝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禮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安中詔曰牲者仍魏氏舊廟處立廟
既墜翳不顯材木弱小至今中間有跌撓之患今當脩
立不宜在故處太僕寺南臨甬道地形顯敞更於此營之
主者依典禮施行

晉書曰桓玄纂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
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

無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愍也

白虎通曰禮聖王所以制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所以有屋何所以象生之居

又曰臣侍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以其祿三分之一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環即還之玦則去

又曰王者立宗廟何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繼養也

釋名曰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寢寢也所寢息也

三輔故事曰光武至長安宮闕燒盡徙都洛陽取十二陵合為高廟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別治長安主知齊祠事謂之高廟

漢武故事曰宣帝立孝武廟於河東告祠日見一人騎馬馬異於常馬持尺一札賜將作函文曰汝績克成賜汝金

一斤因忽不見扎乃變爲金一斤

蜀王本紀曰禹生於石紐禹母天珠孕禹坼副而生禹於塗山娶妻生子名啓於今塗山有禹廟亦爲其母立廟

三輔黃圖曰王莽於長安城南作九廟

又曰太上皇廟在長安香街南

墨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兩血三朝龍生於廟

說苑曰衛孫文子問王孫賈曰吾先君之廟小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爲禮今之君子以大易之

桓譚新論曰王莽起九廟以銅爲柱薨帶金銀錯鏤其上王嬰古今通論曰夏曰世室世世祭祀之也殷曰重屋重夏爲屋四雷周曰宗廟尊其生存之貌示不死之故致之於更

楚辭天問序曰屈原放逐彷徨山澤仰天歎息楚有先王
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詭及古賢
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
而問之

晉諸公讚曰王凌字彭祖爲幽州刺史尋洛陽破後承制
建行臺以宗廟焚毀設壇望祀七室及功臣配食

神主

禮記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又檀弓下曰愛之斯錄之也敬之斯盡其道焉重主道也

殷主綴重焉

綴連也殷人作主而連其重懸諸廟也

周主撤重焉

周人作主撤重埋之

又曰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也孔子曰天無二

日國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

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

公始

禮記外傳曰人君既葬之後日中虞祭即作木主以存神

未葬以前懸重於庭以代主也廟主用木者木落歸本有始終之義也無不

死木生於亥又落於亥是歸本也天子廟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四向孔穴午

達相通漆書謚號曰神主葬後孝子心目無所覩故用以主其神

也

公羊傳文公曰二年丁丑作僖公主虞主用桑練主用栗

作僖公主不時也

左傳莊公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祫桓公鄭始受封也宗祫宗廟

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為宗廟守臣

又文公曰葬僖公緩也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

而作主特祀於主始造木主立几建焉丞嘗禘於廟

又昭王曰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告于先君祔廟主石函周廟屬王廟也

論語八佾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

五經異義曰謹按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祀有石主

又曰春秋左氏傳曰徙主石於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虞主所藏無明文也

又曰今公羊說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不得禘祫序昭穆故無木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叢

又曰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荅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栢殷人都亳宜栢也周人以栗周人都澧鎬澧鎬宜栗也

五經要義曰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謚於背也

又曰主者神象也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喪禮取其名練王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

五經通議曰諸侯會天子則以方明爲主覲禮云明木也其形四方六面上玄下黃東青南赤西白北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

謝承後漢書曰赤眉盆子去長安西入右扶風鄧禹至長安中昆明池率諸將齊戒擇吉日入城謁高帝廟修禮祠祭勞賜吏士因收十二帝神主以故高廟郎來輔守高廟令行京兆尹承事按行掃除諸園陵爲置卒史奉守焉遣輔奉主詣京師

王隱晉書曰李喬字宣伯父敏爲公孫度所迫浮海莫知所終喬以父母不知存亡設木主以奉之由是發名

晉起居注曰孝武太元二十年簡文皇帝宣太后正號神

主移廟戊寅口詔移神主可停前後鼓吹

摯虞波疑要注曰廟主藏於戶外西墉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古者帝王出征於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行秦漢魏不載主也

唐書曰祔順宗于廟遷中宗神主于夾室有司以中宗爲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臣召史官蔣武問之武對曰中宗以弘道元年於高宗柩前即位時春秋已壯矣及母后篡奪神器潛移其後賴張柬之等同謀國祚再復此蓋同於反正恐不得號爲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事同即不可爲不遷主矣白虎通曰祭所以尸主何本神無方孝子以主係心

又曰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

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桑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所以用桑者始與神相接三王俱以桑說文曰又拓宗廟主也禮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從示從石石亦聲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一

卷之三

三

列傳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二

禮儀部十一

社稷

先農

靈星

社稷

尚書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稷

諸侯則各制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

又召誥曰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羊豕各一

尚書逸篇曰太稷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

北社唯槐天子社廣五文諸侯半之

尚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言夏社不阿此之義

周書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太社于國中其壇東青土南

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雷以黃土將建諸侯取方一面之

土苴以白茅以土封之故曰列土

毛詩閔予載芟曰春耕籍田而祈社稷也載芟載祚其耕澤澤

又閔予曰良耜秋冬報社稷也麥麥良耜俶載南畝周禮地官曰大司徒之職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又地官上曰小司徒掌凡建國立其社稷

又地官上封人曰封人設王之社稷壇爲畿封而樹之

又春官上大宗伯曰以血祭祭社稷鄭玄注曰陰祀曰血貴氣臯

又春官上小宗小伯曰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又春官下喪祝曰喪祝掌勝國邑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

祠焉馬融曰所計國所立其社稷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

又冬官曰匠人營國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五宮所居也祖宗廟面猶鄉也王宮當中

經之
沛也

禮記月令仲春擇元日命人社爲祀社稷也春事與故祭之祈

元吉也仲秋擇元日命人社實秋成也元日謂近秋分前後戌日

又曲禮曰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

又檀弓曰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

又郊特牲曰社祭而主陰氣也君南嚮於北墉下苔陰之

義也墉謂之墉北墉社內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太社必受霜露

風雨以達天地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

社北牖使陰明也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薄社殿之社殿始都薄社所以神地之

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

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中雷亦社也

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共乘共桑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又祭法曰王爲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羣衆也大夫以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之里社是也

又祭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周尚左也

禮記外傳曰社者五土之神也稷者百穀之神也

是原一玄稷

之神原

天子爲天下之人立社曰太社壇方五丈諸侯

爲境內之民立社曰國社

又有王社侯社者天子諸侯別自立社私有禱求地之

勢有禮生物各隨所宜九州之人各居其土食其利者各

報祭之

是謂神地之道者

籍田之後則告爲將五穀既登又報功

也國以民爲本人以食爲天故建國君民先命立社地廣

穀多不可偏祭故於國城之內立壇祭之親之也日用甲
尊之也天有十日甲爲首也周公卜洛建王都戊申社于新邑自此皆用戊日唯天子祭天
地諸侯祭社禋而已

又曰社樹各以其土所宜之木

河東宜栗松周地宜栗社主用石石堅

者天子親征則載社主行有罪者誅之於車前

左傳僖公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

東夷

此水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

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

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

用人其誰饗之

又曰襄四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

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

又昭七曰魏憲子問於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

對曰少皞氏有四叔

賈逵注曰少皞黃帝之後金天氏也四叔四子皆叔

曰重曰該

曰脩曰熙實能金木水

能順其性也

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脩

及熙爲玄冥此其三祀也

顓頊氏有子曰黎祝融

黎水官黎當

高辛氏之世故外傳曰黎爲高辛氏火正也

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

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

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

政也

掌田之官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

烈山炎帝之世烈山氏也

夏以上祀之

周棄亦爲稷

周棄周祖后稷棄也

自商以來

祀之

商殷也杜之功至湯浸祀周棄以爲稷也

又定上曰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賤社稷不動祝不出境

官之制也

社稷動謂國丘

公羊傳隱公曰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

汝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汝蓋終爲君矣

又莊公曰日有蝕之鼓用牲于社求于陰之道也以朱絲

繫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犯故繫也

又僖公曰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社蓋叩其鼻以血社稷也
又哀公曰亳社災亳社者何亡國之社亳社者先世社亡國在魯境者封也爲封土祀社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柴其下火故

得燒之

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生其响百姓歸之陳

注曰鳴則教令行若湯放桀也响鳴之響者也

論語八佾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

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安國注曰九達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

率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粟便云使民戰栗也

孝經說曰社土地之主也地廣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以

報功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遍祀故立稷神祭之

五經通義曰王社籍田中爲千畝報功也文家右社稷左

宗廟何文家握地而王地道長右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

右之也質家左社稷右宗廟社皆有壇者飾也有木者土
當生萬物莫善於木

五經異義曰今民謂社神爲公社位上公非地祇也

漢書郊祀志曰高祖時天下已定詔御史令於豐治粉榆
社常春以羊彘祠之也

又郊祀志曰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供粢盛人所食
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禮記
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

官社未立官稷

臣瓚按高紀除秦社稷立漢社禮所謂大

見漢紀今未立官

稷至此始立之也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

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

又曰陳平旣娶張氏女資用益饒遊道日廣里中社平爲
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陳孺子能爲宰乎曰使平得宰天

天下亦如此肉也

又曰藥布吳軍時以功封爲鄒侯復爲燕相齊燕之間皆爲立社號曰藥公社

續漢書曰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郎尚書覓讀其令奉行其正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於社下以祭日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皂單衣絳領袖緣中衣絳絛袴以行禮如故事

又曰建武二年立太社稷於雒陽在宗廟之左社稷之右皆方壇無屋有墻門而巳三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古者師行有載社主不載稷也

晉書禮志曰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故漢至魏但太社有稷故常二社一稷

後魏書曰天平四年四月七帝神主既遷於太廟太社石主將遷於社宮禮官云應用幣中書侍郎裴伯茂時爲祝文伯茂據故事太和中遷社高祖用特不用幣遂以奏聞于時議者或引大戴禮遷廟用幣今遷社宜不殊伯茂據尚書召誥應用牲詔遂從之

宋書禮志曰晉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社之祝曰坤德厚載王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禮左宗廟右社稷歷代遵之故洛京社稷在廟之右而江左又然也

又曰祠太社帝太稷常以歲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

唐書曰天寶中外社稷五星爲大祀詔曰祭之爲典以陳至敬名或不正是相奪倫况社稷享祐百代蒙其福日月

照臨五星叶其紀兆庶允殖下土式瞻既超言象之外須極尊嚴之禮列爲中祀頗紊大猷自今已後社稷及日月五星並升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

六典曰仲春上戊祭太社以后土氏配焉祭太稷以后稷氏配焉

家語曰孔子曰古之平水土及播植百穀者衆矣然唯勾龍兼食於社而并爲稷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也

莊子曰嶧嶠之民相與言曰庾桑之始來吾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也

又曰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千牛潔

潔者
匠也

百圍其高山臨千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

者如市

淮南子曰夫窮鄉之社扣瓮拊鉦相和而歌自以爲樂也
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鍾乃知夫瓮鉦之足羞也

又曰禹勞力天下死而爲社種曰稼斂曰穡死子房之智陳平之無忤絳

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太公曰天下精神甚衆恐後復有試
余者也何以待之師尚父曰請樹槐於王門內王路之右
起國社築垣墻祭以酒脯食以犧牲尊之曰社客有非常
先與之語客有益者入無益者距歲告以水旱與其風雨
澤流悉行除民所苦

白虎通皇者所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
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遍敬五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

故封土立社祀神尊五穀之長立稷而祀之稷者得陰陽和氣而爲用又多故爲長歲再祭之

又曰祭社稷有樂乎禮記曰金石之樂用之於宗廟社稷又曰王者諸侯必有戒社何示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

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燹其上柴其下郊特牲記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

蔡邕獨斷云天子太社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藉以白茅歸國以立社故爲之茅社也

陳留風俗傳曰東昏縣者衛地故陽武之戶牖鄉也漢相陳平家焉少爲社下宰今民祀其社

酈原別傳曰原避也遼東以虎爲患自原之落獨無虎患

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比錢不見取繫錢者逾多原問其故荅者謂之社樹原惡其由已而成妄祀乃辯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里老爲之誦曰邴君行仁落邑無虎邴君行廉路樹成社

列異傳曰大司馬河內陵蕤字聖卿少時病虐逃社中有人呼社邴社邴聖卿應曰諾起至戶中人道取此書去得素書一卷譴劾百鬼法所刻輒効

搜神記曰中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顯

劉楨京口記曰虎社中村老故相傳云昔有虎於社中產因以爲名

荊州記曰葉縣東百步有縣故城西南四里名伍伯村有白榆連李樹異幹合條高四丈餘士民奉以爲社

世說曰阮宣子伐樹人有止之宣子曰若樹而爲社伐樹則社移社而爲樹伐樹則社亡矣

習鑿齒逸民高士傳曰董威輦不知何許人忽見於洛陽白社中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建春門外道北有白社董威輦所住也去門二里有牛馬市嵇公臨刑處也

博物志曰子路與子貢過社社樹有鳥子路搏鳥社神牽子路子貢說之乃止

又曰周之正月受社牲之首以出種子帝籍蚕又受社雍及祭以沐蚕種上辛乃射黑牲于帝郊以祈來年之豐二月司空開冰射桃弧棘矢五發以御其災

述異記曰庾邈與女子郭凝通詣社約不二心俱不婚娉經二年凝忽暴亡邈出見凝云前北村還遇強梁抽刀見

逼懼死從之不能守節爲社神所責心痛而絕人鬼異路
因下泣矜之也

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曰惟斯庫上里古陽武之戶
牖鄉也秦時有池子華爲丞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相
高祖克定天下爲右丞相孝平之世虞延爲太尉延喜中
平曾孫放爲尚書令以宰相繼踵咸出斯里雖有積德脩
身之政亦斯社所相乃樹碑頌云

魏公九錫文曰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
社注言亦如天子社稷也

曹植讚社文曰余前封鄆城侯轉雍丘皆遇荒土宅宇初
造以府庫尚豐志在繕宮室務園圃而已農桑一所無營
經離十載塊然守空飢寒備嘗聖朝愍之故封此縣田則
一州之膏腴桑則天下之甲第故封此桑以爲田社乃作

頌云

應璩與陰夏書曰從田來見南野之中有徒步之士恠而問之乃知郎君頌有微痾告祠社神將以祈福聞之悵然以增歎息靈社高樹能有靈應哉

張華朽社賦曰高栢橋南大道傍有古社槐樹蓋數百年木也余少居近之後去行路過之則已朽株意有緬然聊爲之言表盛之理

殷仲堪合社文曰夫社之爲祀遠哉故大夫以成羣斯禱里社之興由來尚矣自喪亂流遷舊俗墮廢今二三宗親思桑梓之遺風遵先聖之明誥索齊牲牢庶乎自祐以來一日之澤然三人之行必有其師故復選中正立三老者惟公理以御衆稽舊章以作憲

下敬宗標社序讚曰余門前有

社樹盤根䟽柯似非近

世所植抗秀路左流蔭庭宇莊周喻道於南立之木匠石
辯才於曲轅之櫟由斯而觀固可以悟微矣

王虞春可樂曰吉辰兮上戊明靈兮唯社百室兮必集祈
祭兮樹下濯如兮蒞韭馨香兮擗鮮縹醪兮浮蟻交觴兮並
坐氣和兮體適心怡兮志可

何承天社頌曰社實陰祗稷唯穀元率育萬類協贊乾坤

先農

禮記月令曰孟春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置之車右率

公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

辰亥也謂郊後吉亥享先農於東郊先農神農也

續漢書祭祀志曰光武即位於鄧爲壇營於鄧之陽營神

五星及中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

之屬

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籍田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帝

矣祠以一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布帛

漢名臣奏曰黃瓊上言先王制典籍田有曰司徒威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至即齋宮饗燕載耒誠重之也先農之禮所宜躬親以迎春和以致時風

沈約宋書祭祀志曰元嘉二十一年帝親耕乃堯農壇於籍田高四丈爲四出陛廣五尺外加埒方十丈車駕未到司空大司農率太祝及衆執事質明以一太牢祀祭器用社稷器祠畧頒餘胙於奉祠者舊典先農又都列於郊祭

靈星

周書作雒曰設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農星先王皆與食

毛詩閔子曰然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釋又祭也天子

賓尸與祭同周曰繹商曰彤也

漢書郊祀志曰高祖時或言周興而邵立右稷之祠至今

血食天子於是制詔御史其今天下立靈星祠

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

則農祥也星見而祭之常歲時祀以牢

三輔舊事曰漢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

淮南子曰君人之道其猶靈星之尸儼然嘿端而受福也

嵩高山記曰漢孝武遊登五岳尊事靈星遂移祠置岳南

脚上築作殿壇周迴立瓦屋行種松栢前五百步臨大道

立兩石闕極高大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三

禮儀部十二

明堂

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重象

象五精之神也天有五帝

集居太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立五帝之府是爲天府

赤曰文祖

赤帝燔燔之府名文祖火精光

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周曰明堂

黃曰神斗

黃帝含樞紐之府而名曰神斗黃帝含樞紐之府而名曰神

主故謂之神

白曰顯記

白帝白招矩之府曰顯記法也金

主周曰太室白曰顯記精斷割万物成故記之顯記周曰

總章黑曰玄矩黑帝汁光紀之府名曰玄矩矩法也水

精玄昧能權輕重故謂玄矩周曰玄堂蒼蒼曰

靈府

蒼帝靈威仰之府名靈府周曰青陽

周書明堂曰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

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東應門南庫門西臯門北

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

堂中央曰太廟以左爲左个右爲右个也又程寤曰文王

在翟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
間化為松柏棫柞驚以告文王文曰召發于明堂拜告夢
受商之大命

毛詩清廟我將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周禮冬官下匠人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十七廣四脩一殷
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
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世室者宗廟也脩南北之深也
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廣
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廣十七步半也重室者王
室正堂若大寢者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三尺也

大戴禮威德曰凡人民疾六畜疾五穀災者生於天道不
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飭故有天災則飭明堂

又威德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
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
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雍列南蠻東夷北狄西戎

禮記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

周公攝王位以明堂

之禮儀朝諸侯也天子負斧戾南面而立

天子周公也負言背也斧戾爲

斧文屏風於戶牖間周公於前立也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

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侯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

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

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

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

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

位也

朝之禮不於此周公權用之

又明堂位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昔

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

以人肉爲薦羞惡之甚也

是以周公相

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又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禮記明堂陰陽錄曰明堂陰陽王者之所以應天也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總章象五潢北出玄堂象營室東出青陽象天市上帝四時各治其官王者承天統物亦於其方以聽國事

禮含文嘉曰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

明堂者八憲四達窻

通八卦之氣布政之宮在國之陽面三室四面十二法十二月也天子孟春上幸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遠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葬於祖廟月取一政行之闕月無常處則闕居之

禮記外傳曰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宮在國南十里之內

七里之外黃帝享百神於明廷是也

南方陽明之地因為明堂路寢宮室之制

同唐虞爲五

帝府者聚也合五帝之神祭之

夏謂太廟爲世室

世室不毀之義

殷人謂路寢爲重屋周人謂五府爲明堂刑制同夏后氏

一堂之上爲五室

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土室中央南面三階面

兩階矣五室者象地載五行也五行生於四時故每室四

達達向也四

一室八牕

夾戶之牕象八節

周人有圓屋九月大享

五帝於明堂

即祖心

爲天子明堂

東方之宿大火謂之辰即心星也或以

明堂獨以一室耳

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之制東西九筵筵長九尺也明堂東

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故謂之太室

又曰周之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在辰巳者

也

春秋合誠圖曰明堂在辰巳者言在水火之際辰木也已

火也木生數三火成數七故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

漢書郊祀志曰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廟

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傍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王
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四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
水園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岷崙天天子從
之

又曰元始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九
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
後漢書曰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於明堂帝及
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絢屨以行事

續漢書祭祀志曰明帝即位郊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
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犢各一奏樂如南郊
又禮儀志曰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
未盡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五刻初納進熟獻送神

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燃有司告事畢

蔡邕禮樂志曰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闕而宋舉武帝封禪始立明堂於太山猶不於京師元始中王莽輔政庶績復古乃起明堂辟雍

宋書禮志曰晉元帝紹命中興依漢氏故事宜享宗明堂祀之禮江左不立明堂故闕焉

齊書禮志曰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

大載禮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

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

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官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

齊書禮志曰永明二年祠部郎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

曰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謂之五供
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
准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
明堂後辛饗祀北郊

隨書禮儀志曰明堂在國之陽梁初依宋齊其祀之法猶
依齊制禮有不通者武帝更與學者議之先是帝欲有改
作乃下制書而與羣臣切磋其義制曰明堂准大戴禮九
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亦
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窻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
室之數未見其理若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汁
光紀向北則背赤燁怒東向西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
又禮儀志曰明堂後齊採周官考工記爲五室周採漢三
輔黃圖爲九室各存其制而竟不立

又禮儀志曰隋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樣重檐複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准憑以獻高祖異之命有司於郭內安業里爲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使牛弘等又條經史正之重奏時議既多久而不定又議罷之及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樣奏之煬帝下其議但令於霍山採木而建都興役其制遂寢終隋代祀五方上帝於明堂恒以季秋在雩壇上而祀其用幣各於其方

唐書曰永徽中詔曰朕聞合宮靈府創鴻規於上代太室總章標茂範於中葉雖復質文殊制奢儉異時然其立天中作人極布政施教歸之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答眷上靈事導孝養而法宮曠禮明堂寢構永言大禮朕其懼焉宜令所司與禮官學士等考覈故事詳議

得失於是太常博士柳宣依鄭玄義以爲明堂之制當爲五
室內直丞孔志約據大戴禮及盧植蔡邕等議以爲九室
祕書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圖

又曰永徽中令禮官學士詳議明堂制度久之不定上乃
內出九室樣更今損益群儒紛競各執異議于志寧等請
爲九室太常博士唐珍等請爲五室上令所司於觀德殿
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之上曰明堂之禮自古有之議
者不同未果營建今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爲宜閭立德對
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閭五室似明取捨之宜斷
在聖慮上亦以五室爲便議又不定由是止

又曰垂拱二年毀乾元殿就其地創造明堂凡高二百九
十四尺東西南北各廣三百尺凡有三層下層象四時各
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圓蓋蓋上盤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

四氣亦圖蓋亭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刻木爲瓦紆漆之明堂之下施鐵渠以爲辟雍之象號爲萬象神宮

又曰證聖元年正月明堂後佛堂火延燒明堂三年又令重造如明堂高廣如舊制上施寶鳳號爲通天宮也又曰永昌元年正月天后親享明堂戊午布政于明堂頒九條以記于百官己未神皇御明堂饗羣臣賜繡練有差自明堂成後縱神都婦人及諸州老人入觀兼賜酒食至是日始止

又曰開元中敕雲州置魏孝文帝祠堂一所有司以時享祭是州有魏故明堂遺跡乃置廟於其跡焉

家語觀周孔子觀乎明堂觀乎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

而負斧展南面朝諸侯之圖焉

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
尸子曰黃帝合宮有虞氏曰總章般人曰陽館周人曰明
堂此皆所以名休其善也

淮南子曰自古者明堂之制

明堂正室

太下之潤濕弗能及也

上之霧霜弗能入也四方之風弗能襲也

穎容春秋釋例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太廟與明堂一體
也春秋人君將出告于宗廟反行策勲獻俘於廟

禮論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廟周時德澤和洽蒿茂大以
爲宮柱名曰蒿宮

三輔黃圖曰孝武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許令褒等議
曰按五經

禮傳記曰聖人之教制作之象所以法則天地比類陰陽以

之宮室本之太古以昭令德茅屋采椽土階素輿越席皮弁蓋興於黃帝堯舜之代是以三代修之也

黃圖曰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

蔡邕禮樂志曰孝武帝封禪岱宗立明堂於泰山汶上也許慎五經異義曰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已地就陽位也

釋名曰明堂猶堂堂高顯貌也

三禮圖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周制五室東爲木室南爲火室西爲金室北爲水室土室在中秦爲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

趙曄吳越春秋曰越王召范蠡問曰孤竊自志欲以今日一登上明堂布恩致令以撫百姓

袁子正論曰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而論

者合以爲一失之遠矣

李尤明堂銘曰布政之宮上圓下方體則天地在國之陽
窻闥四設流水洋洋順節行化各居其房春恤幼孤夏進
賢良秋厲威武冬謹關梁

桓譚新論曰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化也

班固東都賦明堂詩曰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
穆皇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

晉紀贍荅秀才策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其
正中皆太廟以順天時施令法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四

禮儀部十三

辟雍

靈臺

學校

辟雍

毛詩大雅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武王

作邑於鎬京箋云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日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

禮記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

尊卑李異名辟明雍和也所以明和

言天下也泮之言恤政教也

禮記禮統曰所以制辟雍何教化天下也辟雍之制奈何

王制曰辟雍圓如璧雍以水內如覆外如偃盤也諸侯泮

宮半有水半有宮也諸侯所化者少故半有宮焉三王之

制奈何夏天子曰重屋諸侯曰廣宗殷天子曰廟諸侯曰

世室周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鄉曰庠里曰序是其制

也

禮記外傳曰學者覺也人生也皆稟五常之正性故聖人脩道以教之使其發覺不失其性也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天子諸侯皆有大學小學

小卒在東少陽之地公宮之左

大學在西有虞

氏之學曰庠亦謂之米廩

藏射耕之穀於卒中以供祭祀虞舜尚孝

夏曰序殷

曰瞽宗

瞽無目者樂正古之學者

周曰辟雍

辟明也雍和也亦爲太學東膠

漢書禮樂志曰武帝時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會按行長安南營表未作遭帝崩群臣引以爲定謚及王莽爲宰衡欲耀衆庶遂興辟雍

後漢書曰世祖中元二年春初起辟雍行大射之禮

續漢書禮儀志曰明帝永平中始率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

魏志曰明帝幸辟雍于會命群臣賦詩

宋書禮志曰晉武帝太始六年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
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疋丞
博士及學生酒咸寧三年惠帝復行其禮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
象璧以法天雍者何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五經通義曰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以東南半天子之學
故曰類宮

三輔決錄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桓譚新論曰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圜雍之故
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終而復始
說苑曰辟雍天子鄉飲之處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城南有平昌門道東辟雍壇去靈臺
三里俱是魏武帝所立高七丈

班固東都賦辟雍詩曰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瞻瞻國老乃父乃兄抑抑皇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李尤辟雍賦曰卓矣煌煌永元之隆含弘該要周建大中暑純和之優渥兮化盛溢而茲豐

李尤辟雍銘曰惟王所建方中圓外清流四匝蕩滌濁穢

傳玄帝幸辟雍鄉飲酒賦曰時皇帝枉萬乘之尊兮以幸辟雍鹵簿齊列群官正容侍衛參差階戟百重乃延鄉士乃命王公是日也定小會之常儀兮饗殊俗而見遠邦連三朝以考學兮覽先賢之異同

靈臺

毛詩文王靈臺曰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

靈德以及鳥獸昆虫焉

天子有靈臺所以
齋養象察氣妖祥

經始靈臺經之

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詩記曆樞曰靈臺候天意也經營靈臺天下附也

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
揆星度之驗徵氣朔之瑞應原神明之變化為萬姓獲福
於天

禮統曰所以制靈臺何以尊天重民備災御害豫防未然
也夫王者當承順天地節禦陰陽也夏所以為清臺何明
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為清臺殷為神臺周為靈臺何質者
據天而王天者稱神文者據地而王地者稱靈是其異也
孝經援神契曰靈臺考符居高顯聖王所以宣德察微

五經通義曰王者受命而起所以立靈臺靈臺何以為在
於野中國之南附近辟雍依仁宮也靈臺制度奈何師說

之積土崇增其高九仞上平無屋高九仞者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顯著

續漢書祭祀志曰明帝即位郊祀五帝於明堂卒事遂外靈臺以望雲物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建武二年置女大史靈臺仰觀災祥以考中外太史驗察虛實

唐書曰乾元元年於永寧坊張守珪宅置司天臺制曰建設邦都必稽玄象分列曹局皆應物宜靈臺二星主觀察雲物天文位在太微西南今興慶宮上帝延也考符之所合置靈臺

三輔故事曰漢作靈臺於城東周作靈臺在澧水永東常以四孟之月登臺而觀

述征記曰長安宮南有靈臺高十仞上有銅渾天儀又相

風銅鳥或云此鳥遇千里風乃動

六韜曰文王既出羑里召周公旦築爲靈臺。新序曰周文作靈臺及池沼掘得死人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而況於人乎

班固東都賦靈臺詩曰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蓂蓂庶草蕃廩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潘岳閑居賦曰靈臺傑其高跼天文之祕奧究人事之終始

學校

毛詩國風曰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尚書大傳曰稷鉏已藏歲事欲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

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

周禮地官下師氏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又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鄭玄注曰德行外內之言也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凡國

之貴遊子弟學焉

禮記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所學聖人之道在方

策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又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左傳襄六曰鄭人遊于鄉校

杜預曰鄉之學校

以論執政然明謂

子產曰毀鄉校如何

恐於中謗議國政也

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

而遊焉以議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論語識曰學者織也

五經通義曰三王教化之宮摠名爲學夏爲校校言教也

漢書曰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

續漢書禮儀志曰明帝永平中始師群臣養三老五更於

辟雍郡國縣道行飲酒禮于學校

後漢書曰桓榮車駕幸太子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

服儒衣溫恭有蘊藉

蘊藉猶言寬博餘也蘊音於問反

辯明經義每以禮

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

厭服也

特加賞賜又詔

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

吹管奏雅頌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宮諸生更子弟及民以義助作上自齊歸幸太學賜博士弟子有差

宋書禮志曰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國作泮宮于鄴城南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魏名臣奏曰蔣濟奏太學堂上官爲置鼓禮曰入學鼓篋遜其業也凡學受業皆當湏十五以上公卿大夫子弟在學者以年齒長幼相次不得以父兄位也學者不恭肅慢師醢酒好訟罰飲水三升

晉諸公讚曰惠帝時裴頠爲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講堂築門闕刻石寫經

晉令曰諸縣率千餘戶置一小學未滿千戶亦立

宋書禮志曰晉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教員情重交而輕財好逸而惡勞學業致苦而祿答未厚由捷徑

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遠風雅彌替後生放狂不復憲章典謨臨官宰政者務目前之治不能閑於典誥遂令詩書荒塵頌聲寂寞仰瞻俯省能不歎慨

南史曰宋時國學頽廢未暇脩復明帝大始六年置摠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摠明訪舉郎二人儒立文四科置學士千人其餘令史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既立省摠明觀於王儉宅開學士館以摠明四部書充之

三輔舊事曰漢太學在長安門東書社門立五經博士貢弟子萬餘人學中有市有獄光武東遷學乃廢

任預益州記曰文翁學堂在大城南昔經災火蜀郡太守高朕修復繕立其櫺楹椽節制猶古樸即今堂基六尺夏屋三間通皆圖畫聖賢古人之象及禮器瑞物堂西有二

石室又以爲州學

郡更於夷里橋道東起學也

述征記曰太學在國子學東二百步學堂裏有太學讚碑
記曰建武三十七年立太學堂永建六年制下府繕治并
立諸生房舍千餘間陽嘉元年畢刊子碑有太尉龐參司
徒劉崎太常孔扶將作大匠胡廣荅記制

黃圖曰禮小學在公宮之南太學在城南就陽位也去城
七里王莽爲宰衡起靈臺作長門宮南去堤三百步起國
學於郭內之西南爲博士之宮寺門北出王於其中央爲
射宮門西出殿堂南嚮爲牆選士肆射於北中北之外爲
博士舍三十區周環之此之東爲常滿倉之北爲會市但
列槐樹數百行爲隧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
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樂相與買賣邕邕揖讓或論
議槐下其東爲太學宮寺門南出置令丞吏詰姦究理辭

訟五博士領弟子員三百六十六經三十博士弟子萬八
百人主事高弟侍講各三十四人學士司舍行無遠近皆
隨檐雨不塗足暑不暴首

決疑要注曰漢初置博士而無弟子後置弟子五十人又
增滿五百漢末至數千人魏之務學

者始諸太學通二經
爲門人二歲

者補文學掌故滿三歲通三經者權爲太子舍人

摯虞駁宜立學事曰河內太守魯褒使民二百家共立一
學未成而司隸奏以違法尚書郎中騎都尉臣摯虞褒
爲近畿大都朝所委任親臨民物足識事宜累表仍上求
二百家立一學是其留心學校必欲有成也

崔瑗南陽文學頌曰昔聖人制禮作樂也將以統天理物
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可利而利之俾不失性也故觀
禮則體敬聽樂則心和然後知反其性而正其身也

梁元帝召學生教曰閣下昔楚王好詩沛王傳易猶且傳
之不朽以爲盛美吾親承天旨聞方欲化行南國被于西
楚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四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五

禮儀部十四

金澤

庠序

釋奠 立廟附

養老

庠序

禮記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左學養庶老於右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又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

萬二千五百家為遂也

五經通義曰三王教化之宮摠名為學夏為學校校之言教也殷為庠周為序周家又兼用之故鄉為庠里為序家為塾

白虎通曰鄉曰庠里曰序庠者禮義也序者序長幼也

漢書曰鄉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又儒林傳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所以勸善懲惡也

南史曰梁武帝脩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袁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

釋奠 立廟附

禮記月令仲春曰是月也命樂正習舞

釋為將

上丁釋奠於

國學

釋謂置也謂置牲幣之奠於文宣王

天子及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禮也

命有司上戊釋奠於太公廟

亦用牲幣

又月令仲秋曰是月也命樂正習吹

春夏尚舞秋冬尚

上

丁釋奠於國學天子乃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禮儀

春是月也命有司上戊釋奠於太公廟

禮儀仲春

又文王世子曰凡始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

必用幣天子親學大昕鼓鼗所以警衆也

晉書禮志曰昔武王入殷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也孔子大聖終於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號褒成侯奉孔子後魏黃初三年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魏齊王正始二年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

宋書禮志曰魏齊王正始中每講經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晉惠帝明帝之爲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淵成穆孝武三帝亦皆親釋奠

又禮志曰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官有其注祭畢太祖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下悉預

唐吳興曰仲春上丁釋奠于孔宣父以顏回配焉其七十

二弟子及先儒並從祀仲秋之月亦如之仲春上戌釋奠于齊太公以留侯張良配焉仲秋之月亦如之凡州縣皆置孔宣父廟以顏回配仲春上丁州縣官行釋奠之禮仲秋上丁亦如之

唐書曰開元七年十一月以貢舉人將謁先師質問疑義敕曰皇太子及諸子雖年未志學而道在尊師宜行齒胄禮

又曰開元七年皇太子入國學行齒胄禮謁先聖皇太子初獻其亞獻終獻並以胄子常侍褚无量開講孝經及禮記文王太子篇

又曰歸崇敬議春秋釋奠文宣王祝板御署北面揖以爲其禮太重按大戴禮師尚父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而立今置祝板請准武王東面之禮輕重庶得其中晉博士

成洽議曰釋奠奉先師唯皇太子業終乃禮不然則廢
晉尚書大事曰尚書符太常曰按洛陽圖宮南自有太學
國子辟雍不相預也捨辟雍以太學辟雍便爲無事虛誕
漢魏舊事皆言釋奠祠先聖於辟雍未有言太學者又咸
和中成皇帝釋奠於中堂之前臺中故事亦曰辟雍是爲
漢魏之世初自兩立至釋奠便在辟雍猶存今廢辟雍而
立二學中興以來相違太常王彪之荅魏帝齊王使有司
釋奠於辟雍此是魏之大事非晉書舊典太始元康釋奠
太學不在辟雍太始五年元康五年二行饗禮皆於辟雍
不在太學是則釋奠於太學行饗於辟雍有晉已行之准
也中朝有辟雍猶在太學况無辟雍唯有太學更當不在
太學乎宰相從太常所荅

晉范堅書問馮懷曰漢氏以來釋奠先師唯仲尼不及公

且何也馮荅曰若如來談亦當憲章堯舜文武豈唯周旦乎

摯虞釋奠頌曰如彼泉流不盈不運講業旣終禮師釋奠外觴折俎上下惟善邕邕其來肅肅其見

立廟附

鍾離意別傳曰意爲魯相脩孔子廟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瓦意召守廟孔訢問曰此何等甕訢曰夫子甕背有丹書自夫子亡後無敢發者意乃發索得書焉

宋書禮志曰晉清河人李遼表曰亡父先臣回綬集邦邑歸誠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經關里過覲孔廟庭宇傾頽軌式頽圯萬世宗匠忽焉淪廢仰瞻俯慨不覺涕流旣達京輦表求興復聖祀脩建講學至十四年奉被明詔採臣鄙議勅兗州魯郡准舊營飾

北齊書曰天保元年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魯郡以時脩治廟宇務盡褒崇之至

唐書曰武德中制祠典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丘配饗房玄齡及朱子奢議云公旦尼父俱是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魯宋至於梁陳爰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丘爲先聖顏回爲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請停祭周公外夫子爲先聖以顏回配饗

又曰上元中制曰定禍亂者必先於武德極生靈者諒在於師貞周武創業克寧區夏惟師尚父實佐興王况德有可師義當禁暴稽諸古昔爰崇典禮太公望可追封爲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廟擇古今名將置亞聖及十哲享祭之典一同文宣

又曰開元十九年始於兩京置齊太公廟以張良配上元

初特加封太公爲武成王以歷代名將從其祀然有其制而未之行祠宇日荒至是宰臣盧杞京兆尹盧湛以盧者齊之裔乃鳩其裔孫若盧崔丁呂之族令錢以崇飾之請復舊典兼擇自古名將如孔門十哲皆配饗詔下史官乃定張良穰苴孫武吳起樂毅白起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配焉

養老

禮記祭義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所以教諸侯之悌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五更當爲五叟叟長老之稱也其字似更書有轉誤嫂字女傍叟今皆以爲更矣

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親臨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者道成於三五者訓於五品言其能以善道改己也三老五

更皆取有妻男女完具者

續漢書曰三老五更王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之不噎也

華嶠後漢書曰熙平中天子引袁逢爲三老賜王杖

應劭漢書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天子親割三公設几九卿正履

魏志高貴鄉公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着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揀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師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車駕親率群司躬行古禮焉王隱晉書曰王祥字休徵魏帝高貴鄉公入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帝北面乞言祥於是陳明王

聖帝之軌君臣政化之要俯以訓帝于時百辟卿士聞其格言莫不砥礪

後魏書曰孝文帝以前司徒尉元爲三老前鴻臚卿游明根爲五更皇帝再拜肅拜五更乞言畢乃賜步輦一乘詔曰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九卿之俸

後周書曰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詔集太保燕公爲三老

又曰武帝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賜延年杖太師宇文護設几司寇豆盧寧正局

又曰孝閔踐祚于謹以年老乞骸骨詔報不許有司宜斷表啓遂詔謹爲三老有司具禮擇日又賜延年杖高祖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荅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公護外階設几於席三老外席南面憑几而坐以師道自居大司寇楚公寧外階

正易皇帝外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可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祖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受爵以醕有司徹訖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誨之三老荅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在守忠信是以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治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綱紀不可不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人無所措手足矣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荅拜焉禮成而出

隋書曰後齊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齊於

國學皇帝進賢冠玄紗袍至辟雍入摠章堂列宮懸王公
已下及國老名定位司徒以羽儀武賁安車迎三老五更
千國學並進賢冠玄服黑舄素帶國子生黑介幘青衿單
衣乘馬從之至皇帝釋劍執班迎於門內三老至門五更
去門十步則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攝齋荅拜皇帝
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外自右階就進三老坐五更立
皇帝外堂北面公卿外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
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羣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
皇帝西向肅拜五更進珍羞酒食親袒割執醬以饋執爵
以醕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醴於國老庶老皇帝外御坐三
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受禮畢而還又
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已上賜鳩杖黃帽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六

禮儀十五

封禪

河圖真紀鈎曰王者封太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興崇功者七十二君

尚書中候曰維歲二月候在東館

鄭玄注曰維辭也

嘆曰

於戲仲父寡人聞古霸王封太山刻石紀號立顯象今寡人名爲何君

管子曰衛困于狄桀兵湏滅乃存之仁不純名爲霸君昔

古聖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太山今比目之魚不至鳳凰

不臻麒麟遯未可以封

禮記禮器曰是故因天事

天高因高者以事也

因地事

地者以

事因名

名猶大也

外上也

中猶成也

謂巡守

功也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列石紀號也外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

假氣和而致象物禮記逸禮曰三皇禪云云盛意也五

帝禪云云特立於身也三王禪梁父連延不絕父死子繼

也○春秋漢舍孳曰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帝宰奉圖帝

人共觀九日悉見後世之過方來之害以告天受符謂應期之人當

起者之符代行其錄運者也曰請封禪到岱宗晝期過數告諸命封封泰山

禪父梁父○孝經釣命決曰封乎太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父刻

石紀號煥炳巍巍教化顯著○五經通義曰易姓而王太

平必封太山禪梁父何天命已爲王使理羣生也或曰封

以黃金爲泥以銀爲繩經無明文以義說之所以正封岱

太山者五嶽之長羣神之主故獨封於太山告太平於天

報羣神之功也禪梁父者太山之支屬能配太山之德也

史記封禪書曰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

仲曰古者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
有二焉昔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伏羲封太山禪云云神
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
亭顓頊封太山禪云云帝嚳封太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
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禹封太山禪會稽湯封太山禪云
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卜三里也皆受
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
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邵陵登熊耳山以
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諸侯莫違我者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相桓公
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
禾應劭曰鄒上山也鄒音囉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
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

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秀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桓公乃止

又曰始皇既并天下即位三年東巡狩郡縣祠鄒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於太山下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帝用菹藉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採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太山中阪遇風雨暴至休於大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又曰今天子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以六十餘歲矣天下又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

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
城南以朝諸侯革巡狩封禪改曆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
治黃老言不好儒術諸所興爲皆廢是時李少君亦以祠
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
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
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
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
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上於是乃令諸
儒習射牛草封禪儀羣儒旣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
書古文而不能騁於是上盡罷諸儒遂東幸緱氏禮登中
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於是以三百戶封
太室奉祠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令諸儒及方士
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

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祀
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
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
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
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
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
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
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
漢書曰公孫弘議欲倣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
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壽
瑞足以封太山上奇其書以問倪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
統揖群臣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誠所嚮徵兆必報天地
並應符瑞帝王之盛節也宜順承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

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

又郊祀志曰初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於是上令

奉高作明堂

汶上如帶圖及是歲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公玉帶

又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魃歧伯令黃帝封東太

山

韋昭曰別有小太山在陰一名介山臣贊安鄭志朱虛

界中有小太山是也汾陰子推所焚故名介山也不以

介爲大也

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天子旣令設祠具至東太山

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復還太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趾南方方士言僊人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美山脩封還過祭恒山自封太山後十二歲而周遍於五嶽四瀆矣後五年復至太山脩封武帝五脩封

又曰太初元年十二月禪蒿里

服虔曰山名在太山下

太初三年春

正月東巡海上夏四月還脩封太山禪石閭天漢三年受

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

酈衆曰瘞也

又曰太始四年春三月甲申脩封丙戌禪石閭夏四月幸

不其

如淳曰其音基不祠神人于交門宮應劭曰神人蓬萊仙人之屬也

晉灼曰瑯琊縣有交門宮武帝所造若有嚮坐拜者作交門之歌師古曰景

象嚮祠坐而拜也

又曰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

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

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

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當奏之其遺札書言

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

續漢書祭志曰建武中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太

山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
謂太山不如林放何事太山汙七十二代之編錄三月上
幸魯過太山太山守以上過故承詔祭太山及梁父時虎
賁中郎將梁松議封禪事上許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
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
五尺一枚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
廣五寸有玉牒十枚列於方石旁東西南北各三皆長三
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
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爲泥刻玉璽一枚方寸一分一枚方
五寸石四角有距石皆再累一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
皆在壇上其下用距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
小碑環壇立之去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
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兩地去壇三尺

以刻書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因故封石
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以爲登封之禮今告功皇
天垂後無窮以爲萬民也承天之敬章圖書之瑞尤宜顯
著今因舊封竄寄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
特異以明天意遂使太山郡及魯趣石工直取完青石無
五色時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刻玉
者遂刻書書秘刻方石中令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御
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碑文二十二日辛卯晨
燎祭天於太山下南方群臣皆從用樂皆如南郊諸王王
者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在位畢將升封或曰太山
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外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
一特牲於常祠太山處告祠太山如親耕軀劉先農 虞
故事至食時上御輦升山日後到山上即位於壇南北面羣

臣以次陳後西上畢帝外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壘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奉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皇帝拜群臣稱萬歲令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於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東觀漢記曰中元元年正月群臣復奏言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距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謹按河雒讖書赤漢九世當巡封太山凡三十六事陛下遂以仲月令辰巡岱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祈靈瑞以爲兆民於是許焉至太山乃復議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蓋如此邪上東巡狩至太山有司復奏河圖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後凡三十六事

司馬彪續漢書曰河圖會昌符云漢太興之道在九代之

王封乎太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功

輿略曰建武三十年有司奏封禪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薄蝕百姓怨歎而有事於太山汙七十二代編錄以羊皮雜貂裘何彊顏耶

晉書禮志曰魏明帝黃初中護軍蔣濟表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祖楊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踰梁父登太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宜下公卿廣撰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帝詔曰聞蔣濟斯言使吾汙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其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脩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太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榮矣非助我者也

公卿侍中尚書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議天子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不復行之

魏志曰帝開隆沒數日天不欲成吾事堂生捨我亡也

又曰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衛瓘等上表請封禪詔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

又表曰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人志登圓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勲高百王德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靈祗之歆望使大晉之典謨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詔曰方當共思弘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無所紛紜也

沈約宋書禮志曰永初三年高祖將北掃戎狄渾一天宇

會計洛陽秩禮名嶽羣臣竊相謂曰漢王振旅飲至隴朔
無塵當議奏封禪脩外中之禮搢紳聞者咸曰宜然自漢
光武登封之後斯絕矣

孫嚴宋書曰袁淑爲吏部郎太祖元嘉二十六年大舉北
討淑侍座從容曰盛王令典廢壞永久今當鳴鑾中嶽席
卷趙魏檢玉岱宗今其時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
一篇使聲齊七十二代帝曰盛德之事何足以當之

隋書志曰封禪者高厚之謂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
增太山之高以報天也厚梁甫之基以報地也昭天之所
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天地之更高厚云漢光武中
興幸遵其故晉宋齊梁及陳皆未遑其議後齊有巡狩之
禮并登封之儀竟不之行也開皇十四年群臣請封禪高
祖不納晉王又率百官抗表固請帝命有司草儀注於是

牛弘辛彥之等制定其禮奏之帝遂巡其事曰此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狩因拜岱山耳十五年春行幸兗州遂次岱山爲壇如南郊

唐書曰貞觀中房玄齡議曰漢建武中封禪用元封故事封太山於園臺上四面皆立石闕並高五丈有方石再累藏玉牒書石檢十枚於四邊括之東西各三南北各二外設石封高九尺上加石蓋周設石距十八枚如碑之狀去壇三步其下石跗入地數尺今按封禪者本以成功告於上帝天道崇質義取醇素故藉用藁秸鑄以瓦甒近代此法不在經誥又乖淳朴之道定議除之按梁甫是謂梁陰近代設壇於山下乃乖處陰之義今定禪禮改壇位於山北

又曰貞觀六年文武百官以初平突厥盛德被於海內又

年穀累登表封太山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見衆議以封禪
爲盛事勸朕行之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
闕封禪之禮亦可以此德於堯舜昔始皇爲合天心自稱
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
措不用今皆稱始皇爲暴虐之主漢文爲有德之君以此而
言無假封禪

又曰高宗麟德二年十月司禮太常伯劉祥道上疏請封
禪丁外將封太山發自東都三年正月戊辰朔車駕至太
山親祀昊天上帝於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饗己巳帝升山
行封禪之禮庚午禪於社首祭皇地祇以太穆太皇太后
配饗皇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辛未御降禪壇
壬申御朝覲受朝賀改元乾封

又曰麟德三年登封太山先是皇后抗表曰封禪舊儀祭

皇地祇以太后昭配而皆以公卿行事詳求至理有紊微章望以展禮之日惣率六宮内外命婦親奉奠獻從之至時遂以皇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帝行初獻之禮畢執事者皆趨下而宦者執帷皇后率六宮以外行禮登歌帷外王公已下就位於山足帷皆用錦繡在位者瞻望或誚焉

又曰永淳二年上以風眩轉加停封中嶽上自東封之後皇后盛贊行中嶽之禮每下詔輒年飢寇至而罷於是嵩山之下營奉天宮以爲有事之漸時有童謠曰嵩高凡幾層不畏登不得但畏不得登及是禮物畢備竟以疾加而還又曰則天后萬歲登封元年臘月甲申上登封于嵩嶽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丁亥禪于少室山

又曰開元登封祀昊天上帝于太山以高祖神堯皇帝配

享上冕表外壇奉珪璧奠獻命有司享五帝百神于山下
壇禮畢上乃飲福酒中書令張說進稱天賜皇帝太一神
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帝拜稽首山上作圓臺四階謂之
礧王中金泥礧際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然後焚柴燎發
群臣稱萬歲傳呼從山頂至山下振動天地鑿鑿輅還山下
之齊宮有慶雲隨馬祥風繞輅中書令張說等賀上曰
朕以薄德恭膺大寶靈物休祐皆是卿輔弼之力君臣相
保勉副天心長如今日不敢矜怠說等又曰聖心誠
懇昨夜齋則息風收雨今朝封祀則天清日暖復有祥
風助樂卿雲引燎靈迹盛事千古未聞辛卯祀皇地祇
于社首之太折壇睿宗皇帝配享藏玉冊於石礧如封
祀壇之儀初上登山至齊宮其夕陰雲慘冽勁風四起
裂幕折柱寒氣切骨上露立祈請仰天自誓曰某身有

過請即降罰萬人無福亦請某爲當罪應時風上天地清晏及外壇休氣內塞登封飄若天外及禪社首五色雲見日重輪

又曰開元十三年登封太山上因問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秘之賀知章曰玉牒本是通於神明之意前代帝王祈求各異或禱年筭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上曰朕今此行皆爲蒼生祈福更無秘請宜將玉牒出示百寮其詞曰有唐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外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厝緄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祗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嶽謝成于天子孫百禄蒼生受福

風俗通曰封禪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始陰陽交代觸石

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遍雨天下唯太山乎封禪之制石高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夷八蠻咸貢其職也

白虎通曰封禪王者易姓而起必外封太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太山何萬物之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一何因高告順其類也故外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刻石記號者著已之功迹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太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天地若高者加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故孔子曰外太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君

風俗通曰封太山禪梁父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

年壽脩短武帝採得十八倒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考長
桓譚新論曰太山之上有利石凡千八百餘處而可識知
者七十有二

素准正論曰封禪之言唯周官有三大封之文齊桓公欲
封禪聞管仲言而止焚燎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諸侯之所
爲也是以學者疑焉後秦一主漢二君脩封禪之事其制
爲封土方丈餘崇於太山之上皆不見於經秦漢之事未
可專管仲云禹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不得異也會稽而
可禪四嶽皆可封也夫洛陽者天地之所合嵩高者六合
之中也今處天地之中而告於嵩高可也奚必於太山
王嬰古今通論曰太山上爲天門值戶戶爲明堂聖帝受
天官之官也王者即位三十年功成治定則告成於天登
封太山刻石紀號

張華封禪議曰臣聞肇自生民則有后辟載祀之數莫之
能紀立德濟世揚暉仁風以登封太山者七十有四家其
謚號可知者十有四也

晉太康地記曰奉高者以事五嶽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有
明堂在縣西南四里漢武立太壇於東山以祭天示增高
也

南史曰齊高帝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彥回彈瑟
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儉
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文上笑曰此
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七

禮儀部十六

巡狩

籍田

巡狩

易觀卦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也

尚書舜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積柴望秩于山

川秩者如其秩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和協同律度量衡同齊

同脩五禮五玉五等諸侯瑞圭璧也三帛玄纁黃二牲羊鴈一死雉也贊如

五器卒乃復五器上五玉終則還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

如岱禮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初禮西嶽十有一

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如初禮朔北方北嶽歸格於藝祖用特

也藝祚

尚書大傳曰元祀巡狩四嶽八伯壇四奧沉四海封十有

二山肇十有二州

毛詩清廟曰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

巡狩告祭者天子巡行郡國至方嶽之下

而封禪也

又曰般

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於皇時周陟其高山

墮山喬嶽允猶翕河

河山四嶽翕合也箋云合者河自大陸已北數爲九道祭者合爲一

周禮下官夏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王將巡狩則戒于四方

大戴禮曰十有二歲天子巡狩是故諸侯上不敢侵凌下不敢暴小民。禮記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

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

流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又祭義曰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國其

所以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

就之可也弗敢過者謂道經則見之

禮記逸禮曰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

年一巡狩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所以至四嶽者盛德之

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巡狩者何巡循也狩牧也爲

天循行牧民也

禮記外傳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諸侯各守天子之

地故巡行之夏殷五載一巡狩五年再閏周制十二年一巡狩

歲星皆在仲月以至嶽下仲者中也燔柴告天此因事而告至也天下廣

大四方幽隱南面之君多巡狩之年四方諸侯先會嶽之

下以俟見

巖有湯沐之邑助祭秦山先齊戒以見天子

考其制度以齊同

書同文車

同軌合其

有善惡以黜陟之

左傳莊公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注云天子巡狩所以宣

布德義

又僖下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

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且明德也

漢書曰人有告韓信反陳平曰古者天子巡狩偽遊雲夢

也

又武紀曰朕郊見上帝巡於北邊見羣鶴留止不以羅網

靡所獲獻薦於大時

如淳曰是時春也用羅網時故無所獲

光景並見

又曰元封五年南巡狩至於盛唐

注如淳曰縣名在南郡也

望虞舜於

九疑

應邵曰舜葬蒼梧九疑山名今在零陵營道也

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

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

盧江也作盛唐樅陽之歌

又曰宣帝尊孝武廟爲世宗行巡狩郡國皆立廟

又食貨志曰天子始出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巡

至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

或曰隴度也卒倉卒

從官

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馬獵新秦

中以勒邊兵而歸

後漢書曰光武建武十八年二月西巡狩幸長安三月祠

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歷馮翊界進幸蒲坂祠后土夏四月

車駕還宮

又曰章帝元和二年二月丙辰東巡狩乙丑帝耕于定陶

使使者祠唐堯於咸陽靈臺辛未幸大山柴告岱宗有黃

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北過于宮屋翺翔外降進

幸奉高

又曰章帝巡幸詔曰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

釋怨結

又和紀曰冬十月戊申幸章陵祠舊宅癸丑祠園廟會宗室於宅勞賜作樂

宋書禮志曰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策至秦漢巡幸或以厭望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應煩擾之役多非舊典惟後漢諸帝頗有古禮焉魏文帝值三分初創方隅事多皇輿亟動略無寧歲蓋應時之務又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巡所過存問高年恤人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又曰元嘉四年二月太祖東巡至丹徒告觀園陵三月幸丹徒離宮升京城北顧饗父老舊勳于丹徒行宮加賜衣裳各有差蠲丹徒縣其年租賦

宋書文帝行丹徒詔吾生在此城及廬循肆亂害流茲境

先帝以桑梓根本是同休慙復以蒙弱猥預艱難情義纏
繼夷險備經遺蹤舊物猶存心目歲月不居逝踰三紀時
人故老與運遷落眷惟旣往倍深感歎

越絕書曰禹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
孟子曰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預吾何以助
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也

又曰晏子對齊景公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春省耕而補
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也

孔叢子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必造于祖禰命告群祀及社
稷畿內名山大川七日而遍親告用牲史用幣

蔡邕獨斷曰上巡狩校獵還公卿已下陳洛陽亭前街上
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東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

酈善長注水經曰光武之征秦豐幸舊邑置酒極歡張平

子以爲真人南巡觀舊里焉

三齊略曰堯山在廣固城西七里堯巡狩所登遂以爲名山頂立祠祠邊有栢樹枯而復生不知幾代樹也又石上有堯跡于今猶存

風俗通曰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故必自親行之循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白虎通曰王者所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收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自親行之謙敬重民之至也何以知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巡狩至成王乃巡狩也

黃帝太一密推曰師曠曰先知巡狩之年當視太一與天目在四維之歲法爲巡狩若不出則遣使者按行風俗太一雖在四維不出也即出知巡狩何方以主人所在處之

班固東巡頌曰事大而瑞盛誠非一小臣所任頌述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

班固南巡頌曰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馮列宿而贊元崔駰東巡頌曰登天靈之威輅駕太一之象車躬東作之上務始八政於南行

崔駰南巡頌曰建初九年秋穀始登猶斯嘉時舉先王之大禮假于章陵遂南巡楚路臨江川以望衡山顧九疑嘆虞舜之風是時庶績咸熙罔可黜陟

崔駰西巡頌曰惟永平三年八月己丑行幸河東志曰君舉必書是故工歌其詩史歷春秋若夫聲管不發雅頌罔記

崔駰北巡頌曰元和三年正月上既畢郊祠之事乃東巡出於河內經青兗之郊迴冀州遂禮北嶽聖澤流浹黎元

被德嘉瑞並集乃作頌曰

張衡巡狩頌曰初吉帝將狩於岱嶽展詠省方觀風設教
丙寅肅率群賓備法駕以祖於東門乙酉觀禮於魯而休
齊焉已丑屆于靈宮是日有鳳雙集于臺
馬融東巡頌曰敷六典經八成燹和萬殊惣領神明類乎
上帝柴乎三辰裡祠乎六宗祗燎乎羣神

籍田

毛詩閔子載芟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周禮天官甸師曰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
供粢盛

又天官甸師曰甸師掌六宮之人生種稷之種

而獻之于王

鄭玄曰古者使右宮藏種以佐王耕事共
櫛也先種後熟曰種後種先熟曰種

禮記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

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乃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又祭義曰昔天子爲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耜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公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又祭義曰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

又祭統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蠶於北郊以供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而已矣

又表記曰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注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禮記外傳曰籍者借也天子耕千畝但三推發耒三岱而

止借民力治之所耕之穀藏於神倉以供事天地宗廟神祇人鬼之用也天子以身先天下所以勸民也以建寅之月而郊北郊即祈穀之祭郊而後耕郊用辛日釋吉而耕用亥日享先農而後籍田

國語曰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覲出土氣震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即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發

漢書文帝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又曰昭帝始元元年上耕于鉤盾弄田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籍

鉤盾官者近署故往試耕爲戲弄也

續漢書禮儀志曰正月始耕有司請行事訖就耕位天子諸侯百官以次耕

晉書禮志曰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籍百畝躬執耒耜以奉社稷宗廟勸率農功今諸王臨國宜依之竟不施行

又江彪傳曰哀帝即位欲躬自籍田彪以禮廢日久儀注不存中興以來所不行宜傳之

宋書禮志曰親耕籍晉武帝太始四年詔曰夫民之大事在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代以來耕籍於數步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脩千畝之制當與群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天下

又曰元嘉二十一年太祖將親耕而其儀久廢使何承天撰定儀注乃下詔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古者從時

脉土以訓農功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
何可量處千畝考上元辰朕當親率百辟致禮郊甸庶幾
誠素契被斯民

又曰籍田皇帝冠通天冠朱紵青介幘衣青紗袞侍中陪
乘奉車即秉轡

又曰車駕至籍田侍中跪奏 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
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令讚曰皇帝親耕三推三反於
是羣臣以次耕王公五等開國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
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田令率其屬耕竟畝灑種即耰
齊書禮志曰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
可祠先農即日輿駕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
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爲亥日籍田經記無文太學博士劉
蔓議禮子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

元辰躬耕帝籍廬植說禮通辰日曰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以辰陰禮畢後必居其未亥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注曰吉亥又五行之說木生於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

隋書禮志曰北齊籍於帝城東南千畝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饗祭訖親耕

唐書曰貞觀三年春太宗親祭先農躬御耒耜籍于千畝之甸初晉氏南遷後魏來自雲朔中原分裂又雜以獯戎代歷周隋此禮久廢而今始行之觀者莫不駭躍於是秘書郎岑文本獻籍田頌以美之

又曰乾元中耕籍田至于先農之壇因闕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朴素豈貴文飾乎乃

命徹之

又曰儀鳳二年春上親耕籍田于東郊禮畢作籍田賦以
示羣臣

又曰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上親耕於洛陽東門外諸儒奏
議以爲古者耦耕以一撥爲推今用牛耕宜以一步爲一
推及親籍大常告三推禮畢上曰朕憂人知勤勞俯同九
推而止自是公卿已下皆過於古

五經要義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常孟春啓
蟄卽郊之後身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
孝敬

說文曰帝籍千畝者使民如借故謂之籍從來昔聲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東耕之日率三公九卿戴青幘冠青
衣載青旂駕蒼龍徃出種堂天子外壇公卿耕訖天子耕

於壇舉耒三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外壇公卿耕訖嗇夫下種凡稱籍田爲千畝亦曰帝籍亦曰耕籍亦曰東耕亦曰親耕亦曰王籍

六典曰凡籍田所收九穀納于神倉以供粢盛五齊三酒之用若有餘及穰稟供飼犧牲焉

又曰兩漢及魏晉並有其禮過江草創未暇至宋始有也黃瓊上書曰先農之禮所宜躬親以迎春和以致時雨論衡曰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秉耒鋤或立土牛象人土中未必而耕也從氣應時示率下也

東京賦曰躬三推於天田脩帝籍之千畝

繆襲許昌宮賦曰太和六年春上旣躬耕帝籍發趾乎千畝以卽先萬國乃命羣牧守相述職班教順陽宣化承黎

允示訓德歌功觀事樂業是歲甘露降黃龍見海外有克捷之師方內有豐穰之慶農有餘粟女有餘布遐狄來享殊俗內附穆乎有太平之風

潘岳籍田賦曰伊晉之四年皇帝親率群臣籍於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掃路封人墳宮掌舍設枿青壇蔚其嶽立翠幙黯以雲布結崇基之靈祉啓四塗之廣阡

任豫籍田賦曰瞻望圭景咫尺三川緬彼帝籍百有餘年曹植籍田論曰春耕于籍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曰營疇萬畝厥田上上經以大陌帶以橫阡奇柳夾路名果被園牢農寔掌是謂公田此寡人之封疆也

